

1957

梁羽生著

風雷震九州

三



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風雷震九州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

(第五集)

第十七回

佈下玉籠囚彩鳳
安排香餌釣金鰲

三

第十八回

排難解紛勞大俠
尋徒覓藥鬥魔頭

三一

第十九回

把酒言歡肝膽照
連襟挑撥是非多

五七

第二十回

欲結朱陳施巧計
心懷叵測動奸謀

八五



風從龍笑道：「葉少爺，你不知道我，我却知道你！」

第十七回

佈下玉籠囚彩鳳 安排香餌釣金鰲

葉凌風如飛逃跑，隱隱還聽得尉遲炯高呼酣鬥之聲，漸遠漸弱，終於完全靜止。料想尉遲炯已是被那幾個軍官所擒。

這時，葉凌風也已回到客店，鬆了口氣，心道：「幸虧那幾個鷹爪孫尚未知道我是何人。尉遲炯看來是個硬骨頭的漢子，他即使恨我，也會看在我師父的份上，決不至於把我供出來的。」

想至此處，葉凌風却不禁臉上發燒，他畢竟未曾良心盡喪，這時頭腦稍稍清醒下來，不由得有點內疚於心，尉遲炯是個硬骨頭的漢子，他自己呢？

葉凌風暗自苦笑：「那幾個鷹爪孫叫我前去討賞，嘿，嘿，他們那知我胸中抱負，竟把我當作賣友求榮的小人了！」他自嘲自笑，却又自寬自解，心道：「大丈夫應當隨機應變，尉遲炯根本不是我的朋友，我也沒有能力助他，我前途如錦，難道要給他連累送命不成？他是個無惡不作的大強盜，又曾欺侮過我，我打他一掌，那也是他應得之

報！別想他了，那幾個鷹爪孫擒了尉遲炯之後，只怕還要追來。我得馬上逃走！」他給自己找出了「理由」，又覺得自己並沒做錯了。

店裏的客人，早已得知外面有公差追捕逃犯的消息，人人躲在房裏，不敢出來。掌櫃和伙計，關牢了大門，聚在賬房裏屏息以待，只怕有公差借故前來查夜。葉凌風從外面進來，穿窗而入，誰都沒有發覺。

葉凌風匆匆收拾了行裝，留下了一錠銀子，當作房錢，又悄悄的溜了出來。馬棚在客店側面，小縣城的客店，所搭的馬棚十分簡陋，根本無人照料。馬棚裏也只是有葉凌風那兩匹馬。

葉凌風三步併作兩步，走進馬棚，摸索着正要解開繫馬的繩子，黑暗中忽聽得有發出了一聲怪笑，似是梟鳥夜啼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葉凌風大吃一驚，喝道：「是誰？」那人陰陽怪氣的說道：「葉公子，你幹的好事啊！」

葉凌風拔劍出鞘，朝着那聲音來處，唰的一劍就刺過去。那人身手矯捷之極，葉凌風一劍刺去，「吡啾」一聲，劍尖刺進了繫馬的木樁。

那怪客却並不還手，說道：「賀蘭明和獨角鹿就要追來了，這個時候，你還要與我

動手，你想等着他們來捉你麼？」葉凌風一聽，這怪客似乎沒有惡意，連忙拔出劍來，斬斷繫馬的繩索。那怪客又是一聲怪笑。

葉凌風防他暗襲，橫劍當胸。只聽得那怪客說道：「你一個人何需兩匹坐騎？這一匹給了我。」黑暗中他竟似看得見葉凌風的動作，在葉凌風要拉第二匹坐騎之前，他已搶先發話。

賀蘭明等人的吆喝聲已經可以聽見，葉凌風不敢與他爭奪，搶出馬棚，騎上了白龍駒便跑。賀蘭明與鹿克犀剛好追到這一條街。賀蘭明道：「好小子，這一匹馬可不錯呀！喂，你跑什麼？你立了功勞，不是想要功名富貴麼？」

葉凌風回頭一瞥，只見尉遲炯被扣了手鐐，長長的鐵鍊，握在賀蘭明手上。尉遲炯雙眸炯炯，正自向他射來！

葉凌風不敢再望，唰的一鞭，策馬向相反的方向逃跑。鹿克犀道：「哼，這小子不肯投順咱們。」一按鹿角叉，嗖的便是一支短箭射來。

葉凌風反劍一揮，將短箭撥落。賀蘭明道：「不錯，將這小子射死，對咱們更有好處！」一揚手，飛鏢隨着短箭疾射而來。他是意欲殺了葉凌風搶他的坐騎。

賀蘭明功力又在鹿克犀之上，飛鏢後發先至，白龍駒跑得雖然很快，但正走到街道

轉彎之處，不能隨意馳騁，飛鏢挾着勁風，已是射到他的背後。

葉凌風心頭一震，這支飛鏢來勢極猛，只怕不是自己的本領所能打落，忽聽得「噹」的一聲，似是有兩支飛鏢在空中碰個正着，在他後面同時落下。

賀蘭明喝道：「好呀，這小子還有同黨！」另一騎馬也從馬棚中竄了出來，賀蘭明一手三暗器，一枚透骨釘射葉凌風，另外兩支飛鏢向相反方向打那怪客。

葉凌風已經轉過了彎，跑到第二條街，白龍駒四蹄如飛，霎一霎眼，已又到了這條街的盡頭，那枚透骨釘打不到這麼遠的距離了。

葉凌風聽得那怪客哈哈的笑聲，看來也沒有給暗器傷着。葉凌風無暇理會他，自顧自逃跑。小縣城的城門只有一個年老的更夫看守，那敢阻攔於他。葉凌風一劍劈開鐵鎖，便自出城去了。

跑到了路上，可以自由馳騁，不過一會，已把那小縣城遠遠甩在後面。葉凌風這才鬆了口氣，再也不用害怕賀蘭明追上來了。

可是賀蘭明追他不上，另一個人却追上了他。他跑了一會，又聽到了那怪客的笑聲。那怪客坐的赤龍駒，和他這匹白龍駒不相上下，追上來了！

這怪客的笑聲十分刺耳，葉凌風心道：「這人行徑古怪，來歷不明，即使他並無惡

意，也是以避開爲妙。」可是兩匹坐騎，脚力不相上下，儘管葉凌風快馬加鞭，那怪客雖然越不過他的前頭，却也是不即不離的跟在他的背後。

那怪客笑道：「葉公子，可以歇歇啦。」葉凌風道：「你是誰？怎麼老跟着我？」那怪客道：「今晚我總算幫了你的忙，你爲何要躲避我？咱們下馬談談，我是誰，我自然會告訴你。」

葉凌風對這怪客委實是有點害怕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你幫了我的忙，這匹馬我送給你當作謝禮便是。咱們素昧平生，有什麼話好談的？」

那怪客道：「可談的多着呢。比如說你今晚幹的好事，不是就可以談一談麼？」葉凌風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說什麼，我可不懂。我幹了什麼好事了？」那怪客哈哈笑道：「明人跟前，何必說假。葉公子，你今晚幹的事情我都瞧見啦！嘿，嘿！哈，哈！你不想聽我說，你心裏害怕，是麼？可是，你不聽我說，我可要對你師父說去。嘿，嘿！江大俠倘若知道尉遲炯是你把他喪送給鷹爪孫的，你猜他會把你怎麼樣？你這掌門大弟子還能當得成麼？」

葉凌風聽了，心頭大震。想起拜師之日，他師父告誡他的一條條嚴厲的門規，倘若今晚之事，當真讓師父知道，只怕不只是不讓他做掌門弟子，說不定還要取了他的性

命。

葉凌風勒馬說道：「你意欲如何？」聲音已是微微顫抖，那怪客跳下馬來，說道：「騎着馬不方便交談，下來吧。這地方正好說話。」

這時正是天濛光的時候，路上還沒有行人，這是一條靠着山邊的小路，兩山挾峙，下面是湍急的河流。他們正來到山坳之處，地形相當險峻。葉凌風殺機陡起，心道：「這人知道了我的秘密，若留活口總是後患。」下馬之後，佯作要和他拉手，陡然便是一掌拍出。

葉凌風曾見他打落賀蘭明的暗器，知他武功甚高，這一掌全力施爲，使的乃是師父所授的「須彌掌法」的精妙殺手。指望出其不意，一掌就擊斃他！

那怪客叫道：「哇，哇，不得了，葉公子，你好狠呀！」身形搖晃，他閃避得已經甚是巧妙，可是江海天所授的須彌掌豈比尋常，「卜」的一掌，仍然打中了他。那怪客大叫一聲，跌了個四脚朝天。葉凌風想不到這麼容易就收拾了他，喜出望外。當下上前察看，看他死了沒有。

葉凌風走近兩步，正要踢他一脚，將他的身子翻轉過來，看他是死是傷。臨時心念一轉，籠手袖中，却把長袖在他身上輕輕一拂。

只聽得「嗤」的一聲，那怪客突然跳起，一抓就把葉凌風的袖子撕下了一大幅。原來他早詐死來誘葉凌風上當，幸而葉凌風見機得早，要不然若是舉腳踢去，就決難躲得過他這一招凌厲的大擒拿手，即使是改用劍刺，在這樣意外的情形之下，也難免給他把兵刃奪去。

葉凌風一覺不妙，那怪客已撲了到來，冷笑道：「好狡猾的小子！」說話之間，已用分筋錯骨手法接連發了三招。

接連三次都沒有抓着葉凌風，那怪客「噫」了一聲，只見寒光疾閃，葉凌風已是拔劍出鞘，朝胸便刺。

原來葉凌風在上前察看之時，已預防會有意外。他新近學會了天羅步法，那怪客武功雖強，對這種奇妙的步法却從未見過，是以接連三抓，都落空了。

葉凌風胆氣頓壯，心道：「師父所傳的本領果有奇效。」當下以迅捷無倫的追風劍法，向那怪客展開了狂風暴雨般的攻擊。

那怪客讚道：「好劍法！」一記劈空掌將劍尖盪歪，也抽出了刀來，笑道：「你師傳的劍法雖然精妙，但你却還未成氣候，要想殺我，那還是差得太遠！」

那怪客看得很準，葉凌風跟了江海天兩個月，學功夫是很多了，但都是在路上口

授的心法、訣竅，還有就是在休息的時候，把一些招數演給他看。但江海天與他同行的這個多月，天天忙着趕路，休息的時間很少，他演了一趟，葉凌風已是沒有多餘的時間練習。認真來說，他拜師之後，下苦功練武的時間只有在客店的這十天。饒他是聰明絕頂，也不過僅能把招式、步法練得相當純熟而已，還未談得上「熟極生巧」，更談不上心領神會，臨敵之際，運用自如，隨機應變。

果然過了三五十招，那怪客摸熟了他的路數，葉凌風的破綻便漸漸顯露。激戰中葉凌風腳踏八卦方位，側身進劍，這本是「天羅步」配合「追風劍」的一招精妙招數，但他連用兩次，那怪客料到第三次還是這樣，預先搶佔了他所要踏上的方位，大喝一聲：「撒劍」，刀背一磕，果然把葉凌風的長劍打落。

那怪客哈哈一笑，長刀一圈，把葉凌風身形罩住，道：「葉公子，你服了麼？」葉凌風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你這點本領算得什麼，你敢讓我回去，再過三個月，你就不我的對手！」他揣測這人可能是像尉遲炯一類的綠林好漢，這類人最爲好勝，因此試用激將之計。

不料這怪客並不受激，反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這話說得不錯。江海天武功天下第一，你已得了他的衣鉢真傳，人又聰明絕頂，再過三個月，我自問是打不過你的了。」

嘿，嘿，可是現在你却打不過我，咱們可以好好的談一談了吧？」

葉凌風道：「你要談些什麼？」那怪客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葉公子，我先問你一件事情。今晚我才知道你的心狠手辣，我瞧，七步追魂手褚元一定是你殺了的吧？」

葉凌風道：「不錯，是我殺的！你可知道褚元早已投靠了官府，是綠林的叛徒？……」他不知道這怪客身份如何，但心想他既是與賀蘭明等大內高手作對，若非俠客，就是盜魁，一定也會憎恨綠林叛徒的。

話猶未了，那怪客已是截斷他的話題：「褚元是什麼人，我不必你告訴我。他是我的老朋友！」

葉凌風吃了一驚，失聲叫道：「你、你是——」那怪客道：「我不但是褚元的老朋友，又是御林軍副統領賀蘭明的師兄。我名叫風從龍，你總該聽得褚元說過我吧？」

葉凌風胸脯一挺，朗聲說道：「大丈夫可殺不可辱，我既落在你的手上，你就殺了我給褚元報仇吧！」他自份難逃一死，想起了自己是江大俠的掌門弟子，豈能向敵人乞憐？因此儘管心中害怕，顯現的却是一副英雄氣概。

風從龍哈哈大笑，納刀入鞘，說道：「我要毀你，還何必給你打落賀蘭明的暗器。你聰明狡獪，心狠手辣，我就正是歡喜你這份人。今晚幸好給我碰上，要不然你給我師

弟殺了，那就真是太可惜了！」

葉凌風驚疑不定，道：「你、你也是朝廷的、的官兒麼？」他本來要說的是鷹犬二字，到了口邊，却改成了「官兒」。

風從龍道：「葉公子，在你眼前，我怎敢說是官兒。你是我的少主，風某要想升官發財，那還得靠你葉公子的提攜。」風從龍越說越奇，葉凌風更是吃驚，道：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為何認我做你少主？」

風從龍笑道：「我已經說得這樣明白，你還不知我是誰麼？嘿嘿，你不知道我，我却知道你。葉公子，你已經到了曲沃，為何不回去看你爹爹？你騎上這匹馬，用不了三天就可趕到西安了！」

葉凌風顫聲道：「你，你是我爹爹手下？」風從龍打了個哈哈，道：「你總算猜對了，我是陝甘總督葉大人的護院統領。你爹爹派出褚元找你，褚元一去不回，我也只好親自出馬了。你殺了褚元之事，我替你隱瞞，你跟我回去吧！」

葉凌風雖然吃驚，却也放下了心上的一塊石頭，暗自想道：「他是我爹爹手下，料想不敢殺我。」說道：「我不回去。你只當找不着我就是了。」

風從龍冷冷說道：「葉公子，你放着一個好好的總督少爺不做，却去跟一班江湖反

賊胡混，我真不知你抱着什麼打算？江海天肯收你作掌門弟子，你大約也是隱瞞家世，冒認別人爲父了吧？」

葉凌風面上一陣青、一陣紅，斥道：「大胆奴才，無禮！」

風從龍冷笑道：「葉少爺，這『奴才』二字，你爹爹還不敢這樣叫我呢。不錯，我是你爹爹的護院頭兒，但我是拿了大內總管的荐書去的。我只是對當今皇上才稱奴才，你爹爹可還得怕我三分哩，你懂了麼？」

葉凌風是個七竅玲瓏的人，一點即透，如何不懂？這個風從龍是拿了大內總管的荐書到陝甘總督衙門當護院頭兒的，換言之也即是皇上派他去監視他爹爹的。此事並不稀奇，歷來做皇帝的都是猜疑心重，每一個封疆大吏的身邊，都會安插下朝廷的耳目，並不單是對他父親如此。

葉凌風明白了風從龍的雙重身份之後，「少主人」的架子是不敢再端了，但仍是肯回去，放軟了口氣說道：「人各有志，我不願回總督衙門當少爺，這是我的事情。你替我隱瞞，我總會記得你的好處。」

風從龍笑道：「多謝了。你不用對付褚元的手段來對付我，我已經感激不盡了。葉公子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你是捨不得不做江海天的掌門弟子吧？你學了他的武功，可以

稱雄天下。嘿，嘿，這也確實是比做一個總督的少爺更強一些。好，你既立定了這個志向，那我就成全你吧！」葉凌風大吃一驚，這「成全」二字，在江湖人物口中，有正反兩方面的解釋，他只知道風從龍要下手殺他，登時嚇得面色灰白。

風從龍哈哈笑道：「葉公子不用驚疑，咱們打開了天窗說亮話吧，只要對大家都有好處，那你做江海天的弟子又有何妨。我不揭穿你的底細，讓你安心跟江海天練成武功。這好了吧？」

葉凌風遲遲疑疑問道：「不知你可想得到什麼好處？」

風從龍道：「你先跟我回去一趟，見見你的爹爹。咱們再仔細商量。反正你的坐騎日行千里，也用不了幾天功夫。你見了爹爹之後，什麼時候要走，都任由你。此事包在我的身上，你不必害怕你爹爹留難。」

葉凌風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不，我還是不能回家。」風從龍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大少爺，你當真不肯給我一點薄面麼？」葉凌風道：「不是我不給你面子，我是害怕……」風從龍道：「害怕什麼？」葉凌風道：「害怕在路上碰上我的師父。」

風從龍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你師父去了陝西麼？」葉凌風道：「不錯，他到米脂去走一轉，這幾天就要回來的了。」風從龍道：「到米脂幹什麼？」葉凌風料想瞞不過他，